淵雅堂全集

惕甫未定藁卷七

長洲王芑孫念豐

記

重建東萊呂成公祠記

先儒東萊呂成公自宋景定二年從祀孔子廟廷沿元迄明
國家因之典祀遍天下其後裔枝分葉布在河東者爲盛河東之支又自洛陽散居江浙其家祠亦所在多有獨建之吾吳者累更遷徙始在虎邱之南徙之元妙觀又徙之縣學明倫堂之西雖編祭出自有司春秋將事

而祠宇湫隘俛仰不稱裔孫大紳來與于祭𥃝然傷之將謀別建合其族而諮焉集金舉本收其贏以待事頃之大紳歿其子克彝繼成厥志益擴大紳所爲又輔之私財乃以乾隆五十七年度地虎邱半塘橋之西後三年作之又一年祠成以

今上龍飛建元之春二月朔迎神入祀奧阼翼然湢庖周具榱題丹碧輪奐一新遠近式瞻齋咨歆頌于是克彝復作寢堂以祔其先羣昭羣穆薦獻絜清牲牢如制既先後牒其事有司謁余請記余惟成公之祀自在天地間不以半塘之祠爲有無而克彝父子肫然起其廢

於中墜之日鳩工庀材縣歷歲紀彌久益勤顧其人猶
在徒步中非如學士大夫有名位以自鎮有田祿以相
資獨勉勉焉蠲其衣食之餘節其妻孥之奉念先思孝
經畫終始卒底於成可不謂難乎書其事良足以風厲
當時勸興來者故應其請具書緣起至于成公功在聖
學論定久矣其典祀載諸
廷議不待著今不復著云

虎邱三賢祠圖記

今

上建元之明年當事者作虎邱三賢祠其中曰思白堂左曰懷杜閣右曰仰蘇樓蘇白之遺世所熟傳杜迹頗晦及是抉剔湮墜巋峙耳目說者快之其議倡于陽湖趙雲菘觀察而其耑發自吾鄉蔣立厓司馬于是司馬作圖志之屬余爲記余惟白故守郡君人所不可忘蘇與閭邱諸賢數相過從其風流亦自未沫至杜僅僅壯遊自述古今注杜及志地者咸忽不考一旦立祠建閣快然共即于人心豈非以三賢皆詩人而杜尤立詩人

之極耶且自白以來守郡奚啻數千人杜蘇以來過客
奚啻數十百萬人顧三賢獨不與彼數千數十百萬者
共相起滅豈非詩之力尤鉅而詩人固自有長不死者
耶烏虖人之化也無時而詩之相嬗至于無終極故詩
人遺迹常待詩人以發之得其人與之一旦不得其人
隳之千年而或以為時節因緣別有數存豈未然也今
觀察司馬皆以宿德稱詩天下林遊而巻處此倡而彼
和因以其間蒐尋故事鉤湛索隱形諸詠歌誦傳鄉國
當事者重其人悅其詩坐令隳之千年者與之一旦此
當事之力莫非觀察司馬之力而觀察司馬則又皆詩

之力也夫時有遷變物有廢興祠之建未及十年建祠
當事倏無在者觀察司馬老壽康彊時來祠下摩挲太
息感興廢之不可知而詩不可以無傳也念非爲圖則
詩無所寄非有記之者卽圖與詩罔著是司馬所繇屬
余記之之意也夫抑余觀古詩人宜有之事往往後詩
人發之古詩人未有之福亦往往後詩人享之三賢惟
白公年齒最高觀察司馬咸已過之逍遙林壑其樂未
央其詩未已既有遠追三賢之詩又有穹逾三賢之壽
卽異日祠與圖不無遷變而詩之力訖無終極余雖無
記可矣然且援筆爲之記蓋余又將託于觀察司馬以

傳者也

横雲秋興圖記

嘉慶十一年楞伽山人倦遊而歸逍遥家巷徂暑告期眷言東邁理訪舊之輕舫倚探幽之孤筇至乎五茸之城息乎三宿之齋三宿齋者沈子岷雲所居以山人昔嘗三宿于是而名焉者也于時處處隱几若忘有來于于幅巾相命言詠之餘極興登陟懷舞雩于曩籥感流火之新節于是蒹露欲白蘭風未秋指林麓以就涼適莽蒼而散賞遂以七月癸亥偕遊横雲山焉横雲勝冠九峯地背三泖紺厓赤壁石氣自華短竹疎松山膚俱瘦繚繞宿雲之隝徘徊含清之堂披蒨薄據磐陀樵牧

縱橫舉壤搖落昔之清臺煥館令爲牛欄雞棲俛仰盛衰倏忽旦暮秋袷未御秋心在襟奚有壺而弗傾用舉觴以互勸行厨再飯下漏三箭是夕也月挂壞堞雲推敗絮殘夜生明濕螢照逕秉燭相攜藉草更酌不覺申旦翌日甲子相與方舟汎瀰抵小金山乃還寺樓飛丹墖影倒碧吾生渺茫身世瓠浮爰覽在昔蘇子之著屐有擬爲仙謝公之遊山或疑是賊斜川欣對人物並傳西園㻜語馨欬如接豈不以圖畫哉以山人一日之閒以踐諸君彌歲之約不宜罔志也繇是南滙周謨爲之寫貌華亭改琦爲之補圖八月壬午圖成其青衫朱履

援筆摩厓而書者山人也時年五十二從後立觀者吳縣徐頴季雅年二十六與頴差肩而面皙者華亭沈恕虬雲年三十二采芝嬉其傍者恕之少子六郎始六歲倚竹撚髭者華亭徐士泰雲舫年四十五穿竹逕以出有臥栢遮其前者嘉興馮建蓀秋畹年二十八坐而垂竿者華亭梅春小庾年三十二隔水觀釣者琦也琦字七薌年三十四步屧過橋童子抱琴隨之者華亭王泰三槐年三十八雜樹丹黃相錯虧蔽其半身者華亭倪觀正竹於年四十一對奕竹間一人探手入奩者婁縣張玄璠元卿年三十五二人睨局舉子而未定者恕之

弟懋念生年二十二坐而觀者謨也年四十三凡十有三人年最長者山人最幼六郎是圖也將付六郎藏之云

靈鷲寺增置田屋記

蘇州廟院莫古于城北之靈鷲寺自晉唐以來興墜不一今

皇帝建元之三年知府東昌任君兆炯治其僧之不如法者而修復之招天台僧一彬入爲住持創立規制其事具故臨安知府丹徒王君文治記中頃之任君去官以卒一彬居其寺十年能用其法招徠徒衆課誦有條施者日至次第興建大悲閣藏經閣伽藍閣以舊有之藥師殿爲西方三聖殿改毘盧殿爲藥師殿又以其餘修復禪堂祖堂齋堂客堂丈室以若廚庫湢溷與夫執

事之寮退休之舍其屋以楹計者凡幾百有幾十又闢西北地繚以周垣藝蔬供食其地以弓計者東西凡若干南北若干寺故無田又次第買田登其入令足飯僧其田以畝計者凡幾百有幾十其廣輪界址咸以告有司而籍之官以資永守於是一彬喜其成而亦自閔其勤之久也思歸息老於故山求其徒之可代者得揚州戒僧廣月俾主其事謁余請記余惟事得其人無墜弗興非其人無興弗墜佛固不能與世法異也今茲靈鷲之興一彬旣作其始矣將欲戒廣月而誥其終與其嗣廣月而來者勿怠勿斁誠宜有述爰繼王君文治後爲

志大略界之刻于石其施者姓名别著之不具書

虎邱金烈婦墓祠記

金烈婦者縣民沈子猷妻也子猷爲篾工死於外婦獨與子猷之姑處姑故與鄰周丑通及是并謀汚金金不可共擊金死巡撫湯文正公以其獄聞丑與姑論如律而河陽趙公繼湯公爲烈婦請旌於　朝其事在康熙中當是時烈婦有父曰仲玉居山塘之淥水橋葬烈婦所居屋後立碑建坊其後仲玉無子以田宅畀次女外孫陳珪珪子允臻鬻其屋胡兆禎與胡約爲烈婦守冢久之胡又寖衰不能守歸之東鄰陸振明陸既繚垣烈婦之墓繼且平其冢作樓有訟之官者于時知縣祥符

周君知府漢軍五公相與諏考圖經博諮耆庶出舊碑
土中勘驗明白遂還其地以安烈婦巍然作今祠祀焉
按志乘載金烈婦墓西先有嚴烈婦墓嚴烈婦者順治
八年故巡按御史秦世禎所奏　旌嚴燦妻也今金墓
纍復嚴墓垂圮並與修治祔祠合饗禮亦宜之于是二
烈婦之殁百有餘年矣松柏既翦楹桷轉新元堂紅壁
儼若始死自非郡縣二大夫慨然以風教自任爲
國家旌別淑慝助流懿化何繇及是惟是山塍爲近郊
之壥畝金之地闤闠周羅斯坒錯阯侵壞之虞匪徒在
今將欲傳表二烈婦以勿廢二大夫成勞不宜無述余

郡人也親覩斯美樂書其事且爲迎饗神歌以達二大
夫舉湮扶墜之思貽示方來俾永無斁其辭曰
魂歸來兮幽扉扃易故壟兮推新塋列松篁兮樹女貞
返而室兮室攸寧魂歸來兮燕寢息作新堂兮臨故宅
蕙爲櫋兮荃之壁汎仙漿兮楔湘瑟靈連蜷兮渺延佇
蹇誰須兮同心女戲神洲兮嘯儔侶死爲鄰兮封若斧
偕相攜兮共終古靈嬉娛兮薦休祐繼自今兮俗康茂
女懷春兮士無誘埽淫濫兮屢豐奏歲阜成兮長官壽

怡老園圖記

當先文恪公時尙寶府君作居第城西前曰柱國坊後曰天官坊又闢其餘地爲園曰怡老園入我 朝以其第爲江蘇布政使牙門于是柱國天官之坊中斷爲二子孫散處其閒今所謂柱國坊實當時園屋而已然順治康熙閒士大夫猶承故明遺習崇治居室其時故給事中銓父子先後事 仁皇帝顯聞茲園猶勝甲一時及余之生而王氏之衰久矣少嘗一至芳草堂其樹偃于庭其室傾于壑徒牆壁具耳無幾何時偃于庭者摧而爲薪矣傾于壑者斥而賣之矣燠館涼臺化爲庖湢

菜罌醬瓿騈坒其間莫非雞犬之所嘈雜而婦子之所勃谿也蓋盛衰亦人世之常要其所以致此有可感也吾兄思專生于斯長于斯今且老于斯俯仰盛衰援筆爲圖間以示余余惟晉之王謝入唐而替唐之崔盧入宋而微富貴之不得據于一家審矣使其榮觀全非而風澤未泯車旗不復而詩禮尚存愔愔乎入孝出弟之間勉勉乎行修言道之際則雖降爲皁隸可貴者猶在也若其無此雖重裀列鼎猶之乎隕其世也吾族人亦有撫是圖而憬然念之者乎如其念之將有豸也其或罔念即田連阡陌劣取軒裳不出于好貨財私妻子謂

丈無人焉可也余既久于外裒晚還家計且與諸父兄弟誦先述德興起方來顧族之人藐然不余比數將欲語之而莫與語覩兄此圖慨息久之蓋兄固有感于盛衰之中而余之所悲又在盛衰之外矣吾家自志庵先生以來世多善畫今亦無有惟兄安貧樂靜時時託意水墨之間吾先世流風餘韻所不沫者在此不可不使後人知之也爲記之如此

南園授受圖記

南園授受圖者夌茂才壽祺不忘其師崇明張先生作也先生諱詒字槩謀自號南溪餘其縣諸生中南昌彭文勤公俥就學紫陽書院與張邦弼沈清瑞顧禮琥石韞玉趙基及余晝日夜相講切博所見聞遊道益廣崇明爲縣處窮海數十年來倜然以文辭自表見莫先生若者顧累躓鄉試最後以選拔貢入京師　今上登極詔舉孝廉方正授六品服先生貧無以自業授徒吳門久遂挈家居之葬其父吳郭門外爲人多智巧肆應豪一世訖無所遇晚爲當事修太倉州志主江陰暨陽書

院講席移主如皋忽忽不自聊得疾以卒年六十餘矣無子有一妻兩妾二女先生歿妾去妻歸其寡女門弟子葬先生于其父墓收遺藁藏焉始茂才受業先生所余三十年前往來見之及先生病且歿故人之存者惟余與琢堂皆無能爲先生料量終事獨茂才與其同門宋生者啓手啓足部署有條余未嘗不欽其人而默自媿也及是寫先生遺像貌已其旁追志疇曩風浴相從之意甚用心不亦厚乎今世師弟子相求在舉業其道市焉而已彼固朝死而夕忘之矣茂才雖以舉業事張先生迨張先生窮死無後拳拳若此風義有足多者爲

之記因以存張先生平生梗槩云

潘榕臯歸帆圖記

乾隆中余久在京師多識中朝士夫一日與故諸城劉文清公縱談當世人物公曰咄嗟乎何必古人哉如君鄉潘舍人其爲人未易及也葢是時榕臯先生方在內閣以久次當遷一再讓其鄉之後進最後有侍讀闕當補公與諸相咸謂無先先生會有邑子者私于故相某捷得之而量移先生入戶部公所謂未易及嘉先生之有讓也然先生自此遂拂衣歸歸而不出此歸帆圖所爲作矣先生歸二十年所謂邑子與故相者飄風俱逝獨先生康强老壽諸子接踵魁天下家門鼎盛物望益

崇世以是豔先生或轉以告其歸之早或俯仰今昔快其歸後之事然皆未足以知先生方先生歸時豈逆知其後當榮盛若是哉使萬一不如是先生將遂不歸乎君子之仕也行其志也志不得歸可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世以爲介聖人以爲吉也惟夫仕者之匪古也方其在職莫不悁悵于當歸及其將去又復低徊于歸後或身家之多故或子弟之非才于是宮室車馬衣服妻妾之奉之慮不勝盤繞其中而得歸者鮮矣先生當日惟不自計歸後之如何而勇于一決此歸帆一圖所以高天下也耶先生今年七十出歸帆圖卷屬言卷

中題者已遍大抵頌先生歸後之樂未及先生未歸時事計當日在京覩先生之歸而慨息其間者惟余與今錫山秦侍郎兩人猶在侍郎歸而復出方在 朝廷無能爲先生言之矣余故著其所繇作歸帆圖記書之卷尾

黃蕘圃陶陶室記

同年黃蕘圃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詩繼又得南宋本湯氏注陶詩不勝喜名其居曰陶陶室飲余酒屬余爲記余未及爲也後二年又得南宋本施顧兩家注東坡和陶詩于是復飲蕘圃家爲之記曰今天下好宋版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之于其版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之精麤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湛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

嘗自號佞宋主人云今者託趣于陶陶非獨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蓋蕘圃宰爲縣而不爲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又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然陶公處衰季求官于族貴濡足焉而後去之蕘圃遭逢　盛際以高材久次隨輩獲選不由求請顧且灑然脫屣歸臥不出斯其遇遠勝陶公又陶公讀書不求甚解蕘圃則實事求是蒐亡剔隱一言一句鑒別古人所未到時以筆諸書而廣其副嘉惠方來蕘圃讀書之專且博亦非陶公所及也然則蕘圃之命其室與虞伯生諸賢之命其室者取義不同而蕘圃之趣遠矣蕘圃年未老宋版之書厲

至余已家雖不豐力能致酒春秋佳日招其二三同好
盤桓乎是室臚列朱元校量完闕釐正舛錯標舉湮沈
當其得意流爲篇什以視陶公當日所謂款然良對者
未知同耶異也余生平讀書第取有字不能如蕘圃之
精求好寫今兹晼晚曠學無復可言然蕘圃既託趣乎
陶陶矣誠欲賡由房之唱而極舞詠之情其能舍余哉
爲記之如此

江寧甘氏友恭堂記

江寧甘遴士國棟身不仕而以內行自力有四子曰福曰遐年曰延年曰鶴年皆授以業教之勤儉務本修士君子之行作堂焉名之曰友恭于是遴士殁矣四子皆能成立惇善不怠稱家法者歸焉其長子福介所親請記其事將刻石以永其傳余惟友恭皆本于孝先王所以上治祖禰下治子孫一孝之達也而人生惟兄弟相處之日最久其爲常變也不齊苟能乎是則上治下治皆舉之矣誠所謂至德要道之總也余雖未及登甘氏之堂遊遴士父子之閒挹其儀範聆其話言獨觀其名

堂之意固已想見其風流矣甘氏自晉于湖敬侯以來世爲丹楊大家丹楊地析入江寧敬侯之墓在焉今其子孫傍墓而居者不下數千指福既修敬侯之墓又爲父塚置舍以歲時展祀合食皆勉勉焉拳拳乎于湮墜之餘夫非有得于友恭之訓而能然乎世孰不願有賢子孫然使爲父兄者日諄諄以友恭命之猶無與也自槃盂几杖以逮于戶牖庭階無不書之猶無覩也無他儆乎其外不若生乎其中之爲不容已矣今福之居是堂也有小宛詩人之義是堂載其名而躬履其實也名之所寄虛而無憑實之所存有感斯應其流澤將非一世

二世其子孫之觀感興起亦有不待余言而著者獨以
福遠來求記故記之且與爲銘俾甘氏子孫世誦之云
銘曰惟友與恭實惟民彝有或不克泯亂隨之惟友與
恭實惟庸行由是而推施于有政惟此友恭出于孝思
明發有懷各敬爾儀惟此孝思施及百世以引以翼而
昌而熾丹楊之甘世冑江南有覯斯堂族訓是覃有懿
其訓貽自爾先服之無斁以式後賢後來繩繩甘門其
興我銘在堂世德是徵

重修文恪公祠堂後記

始芑孫自華亭奉諱還家震累趣芑孫爲修祠之記記成八九年矣而石迄未立盖重修之日關伯方知湖南之澧州故所書錢數獨多錢未至而關伯卒官震以私錢代塡其闕及關伯子文浦爲溫縣典史始次第歸償而震方求贏息于文浦欲待文浦畢償其息乃與琹石故遲之而又久也今去重修且二十年其事亦不容不已故芑孫捐一石歲之率錢名數依漢唐碑例不分先後獨標別華亭同姓鼎寳序者以鼎寳序雖與松江諸王不同派相傳遷自蘇州要其世數輩行槩無可考其

爲是吾家非吾家莫得知也二十年前鼎與芑孫有文字交遊之好彼此背不敢攀援入譜芑孫久在京師初不意修祠之舉遽有鼎寶序卒錢在鼎寶序以先賢祠宇樂輸固不問同宗與否而在吾家既卒其錢不宜無列其名既列其名不宜竟入宗支之內故表而著之以還文恪公當年不敢遠引支正謹嚴之素因又爲之後記云

洞庭王氏家祠記

吾洞庭王氏自先支恪公始大公之自譜其世也不敢紀遠五世以上靡稽焉凡今族姓之分支皆自公曾祖贈大學士伯英公爲始伯英公五子曰惟善惟德惟貞惟道惟能是五人者于古皆當繼別爲宗芑孫惟道之後而世登則惟善之繫也故世登于芑孫爲祖父行惟道之後稍蕃或城居或他徙而惟善之繫至今居山中其人多善服賈或出而從仕猶不肯舍業以是能保有厥世緜延二三百年不見興替顧山中風氣樸僿歲時享祀薦祼而已家祠之制未暇講也及是世登慨然以

千金度地構屋潔恭時事堂階猶立庖湢有地他所宜具而未具者將皆次第增修世登蓋有未已之願焉屬芑孫先爲之記家祠之設起于近世或因之爲義莊爲書塾以寓收族敬宗之義而睦婣任䘏行乎其中君子謂其事足以維宗法之衰未嘗不樂道而深與之今世登旁無援助諸未遑暇要之一簣之覆九仞所基嗣是宜將有析薪而負荷之終畝而菑畬之者世登之所啓發遠矣惟道之後故有文恪專祠兼之冢舍債多無一錢主辦芑孫比歲不自揣量勉力捐金呼號其衆倘然莫應烏虖族之人非盡愚無知也其賢者常苦于力之

所不及非盡貧無賴也其人皆身操細民之業以苟一日之幸不出于好貨財私妻子未嘗有意乎士君子之行雖田連阡陌謂之降爲皁隸可也芭孫息影家閭凉凉無與居恒俯仰愁焉私憂求同其憂者而幾幾乎勿得故具書世登之舉刻石以告方來吾家自伯英公以下羣昭羣穆匪啻萬指來者亡窮衆不可巷安知世登此舉與芭孫今日之心不有大慰于他時者祠作于今玆歲紀壬申某月甲子越某月某甲子落成嘉慶十有七年日長至伯英公十三世孫芭孫謹記

泖東蓮社圖記

泖東蓮社圖者楞伽山人重遊泖東作也山人苦風痺之疾求醫東來于是泖東諸子期山人於城西白龍潭之蓮花庵諸子方結課會文而庵乃釋氏之居門生兒子社飲郊遊聊假昔賢故事以名之圖凡二十有四人其一人負手蕉陰者青浦何其偉書田自蕉陰卷幄界石闌中背幄設樹根牀坐而拈髭者山人也綠衣揆杖者山人之少子嘉祿執卷若將進而請問者顧恒卿常也手一矢投壺者高崇瑞葯房袖手與俱立童子捧矢從之者沈慈十峰也古柏參天其下橫置一大石几面

几弄如意者殷瑞星喬倚几立者潘兆熊辛齋背几指劍者毛遇順珊枝膝琴而撫之者張公璠元卿倚樹聽之者殷璜瑟如巖穴中有蒲團趺坐者欽善絜堂就石幢摩其文讀之讀已而去者徐年漁莊也坐而撚箭者梅春小庚豆棚下一人罷飲倚臥甕小休者顧鴻聲浦漁擎瓊就斟者沈恕綺雲酌大斗方飲者馮承煇少麋也迴谿枉渚浤浤蕩空雙鶴翔其上一人行而至舉手若有所指者夏璐秋圓也臨流滌硯者高崇瑚蘭裳兩人乘野航汎汎出蘆荻間欹坐航首者姜臯小枚弄篴航尾者改琦七薌披袈裟度橋者西林退院僧寄公覺

圓也當投壺處隔水露一屋啓其牖一人執筆對鏡自寫其面面出于鏡中者南滙王塤和仲倚几覯之者恕于六郎也二十四人皆塤所肖貌而琦爲補圖山人七年前遊泖嘗與泖東之士十三人共作橫雲秋興圖及是十三人者亡其二徐工部士泰并寫圖之周讓皆殁矣塤故讓之弟子即當時最小之六郎亦既舞勺而山人年五十有八衰且病矣是歲嘉慶建元之十有七年龍集壬申其日仲冬七日也

惕甫未定藁卷八

書

長洲王芑孫念豐

與彭允初書

出門來阻凍阻涸盤桓中塗今年六月始達京師七月之塞上一視舍弟歸而杜門通州通州無一人相識婦家搢賤薪菜處寓孥焉以故芑孫亦隨輩而在今現在通也長安道上出無僕馬衣服容貌不如人而徒用文字干謁人率用爲笑其於文字又不幸素有能名指摘所萃難以自全亦遂裹足不入蕭然逆旅中土銼菜罌

雜在其旁朝夕百需一切無有間亦執卷吟諷靑坐如在家時也然困中嚮學之志益切念聖賢之業莫不自收放心始而已放之心非有憂患拂挫以痛迫之則必有所著而不肯歸其於愼獨工夫不周密而設誠制行之力必有敗於倉猝以自欺而不及知者古者養德之方上者養之以良師益友下者養之以佩玉琴瑟鸞和之物天其或者玉我於成賜之以良師益友如先生者而又賜之憂患困苦以範制拘防爲我佩玉琴瑟鸞和之助乎居常以此點點自約其身心十丈塵中無與爲質蓋自出門至今幾一年其間無一日而忘先生也辱

命爲先尚書墓碑所不敢辭惟來書稱引過當非所宜承令稱本韓歐王三家義法爲之寄去但不能眞爲伯喈之文如先生所責塋如何如何外碑例當略於幽銘而秋士作妄謂太略故加詳爲古碑版文雖甚簡核必有所獨詳之處凡所謂略者從其所詳而略之也無統攝數言而一概略之之理亦無志大臣葬而不書官簿者使後人讀之莫知進退首尾歐陽公嘗以金石文考正史傳使皆如此則如何而可以考正耶韓之誌子厚紹述皇甫之誌韓皆頗略矣而獨詳於其爲文所謂言有序各有當惟其是者此也卽介甫於文律至謹亦無

置事蹟而統攝數言之事昌黎作胡良公外碑最簡核要其簡核固不在事迹外歐與王即已沛然不能自止矣伯喈之爲太邱韓之爲貞曜先生歐之爲徂徠先生胡先生皆置官事不書而其所謂詳者具在若用以施之大官又非其體也敘事之文蓋始於尙書其統攝數言之體蓋始於堯典舜典曰放勳曰重華協于帝後之爲統攝數言有如是簡核者乎而堯典不能不敘授時釐工師錫三大事中間共工驩兜及績用弗成之語無所不敘釐降觀刑瑣瑣及之何如是其詳也舜典則納揆受終巡守肇州象刑咨岳亮功登庸件繫者大事八

九而餘事之旁見其中又六七焉中間年歲日月或先
書或補書何如是其詳也不如是則所謂放勳重華者
有不信也堯典舜典如此其詳不過數百言遷固之爲
本紀世家列傳動輒萬言何也文章天地精氣之作而
爲聲者也世益降人心危而道心微精衰氣薄絪緼不
張中聲之墜久矣其辭益不能以自舉其言益不可以
信後不能自舉而又不可以不信於後于是章證事跡
散泄無已此亦不得已之心無如何之勢也夫不得已
之心與無如何之勢聖賢與庸衆不能異而聊爲天地
精氣之所存不容以繁簡論矣居今日而立言但宜時

存此意以挼之漢以來文章之徒課其離合不得矯枉而過正也古文之法亡於冗筆而矯枉者亦與有責輒復論之然秋士作筆力殊絕不失爲唐雜家文聞已物故甚可悼念且不及聞此論殊可惜也漸涼已出關否雖爲道勿太急切邑孫夫婦皆健亦時時病不爲大害流離中生子冀其男也乃又得女兒知困中無事不謬破牕油燈伸牘書此語刺刺不可竟風沙滿硯池亦遂不復竟也

答邱岡上舍書

昨秋安道至京始聞太夫人棄養又具聞賢昆季年來篤學之勤與二林遊處之雅項者遠荷記存辱書勤重求爲太夫人書誌僕不善爲碑版書海內士友或以作誌請者未嘗辭而以書誌請則不敢不固讓而屬之他人今道遠葬期孔棘若又讓焉勢將不及卜而重傷孝子之心其爲罪大矣不得已如指書去倘能就近乞夢樓諸公別書上石甚善將幣雖古人之禮而拙劣當之豈不增媿足下謬謂以人存書乃彌令悚息無地耳僕公私卒卒學不加進腸後當遣累南還而身留輦下宮

學期滿便歸與諸君子相從講業宜足下之所願樂欲

聞者伏惟勉護興息以襄大事以需遠業曷任傾企

答曾絜非書

得書具審勤嚴之詳又得所寄官中文字識先生所設施於夏縣者如是其勤勤懇懇也惟先生以六十之年勞形於此區區所爲拯十一於千百者猶或不能盡如其志於以見古道之難行而今之州縣誠不可以身試矣然上官頗知其政即亦未始無效柳子厚之表荄農令日推其誠心闢土生穀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夭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刺史考績絕尤推其政以風於下邑此數言者不啻爲先生今日道之又以見古道雖未易行而程子所謂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果可以不負

於吾心終爲無疚焉而已茝孫今年爲婦家事倥偬了
遺雖何工部道生劃宅見處屋不須租但爲婦子衣食
計心境不紓爲文章亦無有得力處今往數首試一論
之令弟續枉過未值遽往拜已出都矣近於姚姬傳集
中見其名當是一有學者交臂失之爲歎虛谷久無書
不知其近狀何若秋暑轉劇今日稍涼作此書送令弟
給諫處不多及

答翁覃溪先生書

披誦手教纍然累幅仰承誘奬之殷開諭之切憫其瞑行於荒蹊茅塞之間而不惜講以所聞若欲激厲勸掖以備之大道者此其慰幸何可名言且公以高年成德爲後學之故把燭細書勤勤懇懇數千言不能自已此非徒長者眷憐之私又以見大君子與人之誠老而彌篤有如是也芑孫懵學無所知嚮生平讀書略取大意頗不欲流連風月爲詞人以沒世并不欲屑屑爲訓詁考訂家言以幽箸於名物象數斷爛無謂之中妄謂三代後士之所可就者其事業不過如唐之姚宋宋之范

韓不幸而不遇其文章之可傳者不過如韓柳歐蘇苟能是是亦足矣舍此而高談皆謂之自欺以欺人其誤又不止於學術而已然學者立意則必自昌黎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始以此爲文章二十年不惟於並世人中無所依傍卽古人亦不肯專專奉一先生之言以自域其神明而拘攣其體勢蓋於長者所云教人自爲者亦嘗有志焉然志在此而萬分不能蹈其一方自悔恨烏能無跼蹐媿汗於眞儒學士之前也乎詩藁中點出處具見精審日來病瘍雖不爲大害非應官不出尙遲披奉輒以書宣不一

上畢秋帆先生書

芑孫鄉里後進雖辱有先人一日之舊而未嘗得望履舄之光然士大夫相從講勸時傳閣下餘論若有意辱收之者伏惟閣下文經武緯涵茹海嶽凡今天下所號爲奇駿魁傑之士以若毛髮絲粟之技能莫不悉出於門牆而芑孫身賤遠獨不得以其拳曲臃腫之材試斧斤于大匠之下以稍就尺寸其感激思效於前宜何如也前年大旆來　覲津門芑孫未能趨拜馬首謹錄所著屬淵如進請於左右過蒙存齒以亡弟翼孫出迎時諄諄誘勉閫命之下欽悚何極比歲楚江多故騶從勤

勞重以參佐無才偏裨不誠以爲公憂雖
上之所以望公益重公之報塞亦且益難然諸葛武侯
王文成之不見於世久矣夫其或者以是責公投之於
盤錯以大建儒者之功名而示姚宋范韓之所爲焯著
於宋唐者猶未足以盡收科第之報是亦斯文之幸當
代之榮也亡弟翼孫爲隸宇下諸承眄睞芘之生前及
茲殉職飾終　恩數一皆如制莫非閤下裁成之賜昨
遺族弟仲光泝江尋問遺骸冐干清重又得衣被光華
以時還返以芭孫一家蒙受厚施從先非一隆篤若此
此海內伏節之士所共聞風隕涕嗟詠高深何況身受

而又素所懸仰慕樂思備使令於几杖而不得如芭孫者其為踴躍感厮詎有稱量顧以家貧親老一官瀕海終不克泥首鈴轅以布腹心於執事謹泐手狀陳叙下情不宣

與家蘭泉先生書

芑孫鄉里後進行能無加於人雖嘗從事諸公間而獨未得望見履舄之光於幕下曩以淵如稚存魚山船山諸君子從遊之熟欽味風義懸仰久矣亦時時從諸君竊聞閣下若有意於其人而芑孫居京師孤拙所不見公卿甚多遂不可以有所詣故落然無一刺自通於門屏伏惟君子盡人之情不以為過而亮察之今年春辱從者先枉過存芑孫適在省會其後奉檄祀橫山特留一宿繞道趨拜從者適在西湖不得見徘徊門外者久之夏秋累欲扁舟來過漁莊間閣下以小恙謝客未敢

輒造今有所求特先以書布其誠於下執事亡弟翼孫前為建陽巡檢閤下與今廣督吉慶公奉使南行過其驛翼孫掃室布席以承事左右閤下所以誨勉扶進之甚厚比者翼孫殉職其事纔有可書 賜葬及期外碑未立非託諸有道德而能文章則無以著諸後世十年前讀閤下所為臺山墓誌每與亡友彭君尺木魯君絜非相慕頌以為世不復有此作今者翼孫之死視臺山為可憫三數年來海內立言之君子後先彫謝即絜非尺木亦不復存其巋然在百里之間地近而可以情告惟閤下不揣冒昧謹具行狀事實進干清重且翼孫辱

嘗有一日之舊斯亦亡者之志也伏惟大君子褒勵孤忠而惠許之芑孫當泥首階除再拜以請芑孫憯陋寡所譔作區區無當之詩文別咨寫獻茲不及具

又與蘭泉先生一

前者謁拜牀下仰挹大君子之輝光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亦少慰生平願慕之私矣惟是匆匆亟去未獲久聆緒言累欲再過園林聞從者以經紀奔山歸櫬久在吳門伏唯扶杖拏舟問彥昇之遺息卹元伯之喪期古人之誼今世之型嚴寒衝冒良亦勤止計適日當已還止家園頤神養健寢餗咸宜歆跂歆跂承許作亡弟墓表或已脫藁幸甚如未約以何時可得芑孫當詣階前再拜請讀謹遣下役叩問進止附將愚夫婦筆墨數種以求教益昨接偃師武虛谷億來書中有奉致一件並

至不旣

附答書

昶白鐵夫足下昨惠前緘未經報謝茲奉手書并示詩文一冊詩則堅蒼峻拔獨抒所得取法葢在韓蘇閒文則典重切實於宋似李泰伯於元似虞伯生覺古人當畏後來也何蘭士往日僅見其試帖餘詩尙未之見足下鈔得其詩否現梓湖海詩傳當取以入集鳧塘船山實爲逼日蜀中兩傑鳧塘以同年予詩經鈔示惟船山未得倘有存者亦望寄一二十首集隘不能多采耳虛谷書已收到渠罷官後學問大進中州人如此必傳無疑地方大吏猶以一項烏紗挾制天下讀書人豈非膺鼠之嚇耶賢壺書法直逼茂漪雅箋之頒鬪人拜惠多矣弁山尙書四十餘年同年同事而身後兩子向小兩長孫淸狂不惡內有細君所謂欲持荷作杜荷弱不勝梁者而縉紳當事來往閒如無人指示故不得不小住二句然津梁已償令求墓表現在屬葉定於月杪奉上與籤開春擬赴郡城下榻搭射圖中可作三日快譚呵管作書目肯手顫不復成字

又與蘭泉先生二

歲首起居牀下辱長者欵然扶接觴飯沓至娛之以書畫商之以著撰盤桓久話不覺日影之西迨自吳門歸已迫開篆抽帆遥過不及再造漁莊至今歉然若有所負未審比來體履何似一昨太守見語滇檄繼至追欵不貲計公家居僅給伏臘何以償之雖達人曠度未必以細故見攖在聞之者轉不免胸中多一懸旌也承示文集謹詳校奉納中有舛錯不可不改者簽記之其餘譌脫大段人所易見或有未盡亦無害耳公所爲文氣完力厚序記雜篇雖徵引博而不嫌於華縟體度寬而

不流於闒緩至碑版之作則法嚴義密如慰忠祠郭册山廟鏗鍧震蕩焜燿一世其江愼修惠定宇朱竹君戴東原以及臺山仲則諸墓文尤用意者斷然軼出乎虞道園姚牧菴之上而與韓爲徒皆必傳於後無疑反復讀之累日而不厭又以慨此事於當今幾絕而勿絕者賴公與姬傳數公之力而持之也所屬題瑤華橫卷漫以小詩塗墨其後苣孫一官籠頭公私卒卒不獲躬至於前謹專役馳上仰希照察亡弟葬日改卜四月三日前求墓表願削藳見付再集中芥子先生行狀用班書體略錄其文酌義至精兼得臨文之變惟芥子古文於

當代爲有數人物見於世者僅十餘篇今狀載有集二十四卷亦願借付一鈔公前書欲得敝同年張船山何蘭士數君詩先已寫寄到否求及知大著金石粹編能遂刻之乎此世間一大事因緣較之湖海詩傳爲亟不可忽也乍暄伏惟爲道自壽不宣

附答書

春寒方厲風雨蕭條忽枉來牋藉稔飢渴拙集三十餘卷丹謬賞縈兹承指示感荷良深承許郭舟山廟兩作絲兩兩時在滇南軍營六七載篋中只帶文選及唐文粹故約略以韓柳爲宗此等文體故於碑版相宜但稍濃則近塗澤稍輿則近贋古故二十年來專法廬陵中逮宋景濂歸熙甫下至堯峰希冀獲其少分惟自顧生平學術爲古文之類有三一累於制舉義再累於應酬駢體三累於文移案牘柳子厚論文戒雜雜則斷不能精今日月逾邁老老大大即極力

洗刷而無從且作文以自得為貴學記言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杜元凱言優而柔之饜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皆此志也歷致虛守寂反覆涵泳弗勿忘勿助之功俟資深逢源之趣其孰能幾於此姬傳退居日久心定神閒涵養純粹發於文者實得宋元閒名家氣韻祀何敢望其肩背耶滇事係江撫筆私令攤賠並非題參及咨部有案且事隔十年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其中訛謬不一前年恩詔內已有攤賠分賠豁免之論經部議現任者分別豁免在籍者一槩豁除似不必復為催徵現雖俟天色晴和赴蘇與貴撫軍商定另請咨覆然豈能遽付之達觀如府尊再言及幸先以此告之秋疲憊異常兼以賓朋押至輿來志書更番催趲心志惜然稍俟神情清朗卽將墓表改寫清本奉寄芥子先生文集前經排次今以附覽其中尺牘較多尚擬量加裁汰鐘堂有暇敢祈點定將來倘有餘貲定須付諸剞劂耳江西吳蘭雪適在座上聞與足下舊好見來書及題瑶華畫卷大作互相吟賞謂當今不得不以此相推并屬致懷縷縷之忱不盡百一二月廿三日袒手復

又與蘭泉先生三

芑孫以亡弟葬事久在吳門比還華亭始得讀朔日教墨具審起居康勝滇事別有商量甚慰懸仰承撰亡弟墓表叙事詳密其行文寓激宕於舂容寬博之中讀之感涕誼當泥首階前以拜大賜緣久出乍還遂暫遲報謝先此手啓以布區區文中贈縣丞等小誤及照易一二處皆有義今寫上一本願依此入集為他時傳信之資幸甚示及墓表結銜在後語合諸昔賢文集類皆如是自必古人曾有此例惟石刻在今者神道碑至多而墓表罕見其神道碑書撰人名仍在前三行二行顏魯公

所書諸碑可覆按也古人以墓東南爲神道南雷黃氏以神道墓表爲一物既名異而實同似亦分條而其貫在前在後各由所便

國家格令墓碑製度修短遞殊今亡弟墓小限于地而贈階五品依古之制則不能適立于東南就今法則其石未免稍殺功令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故石從其殺但石既不豐文逾千字書者窘於邊幅故用來指結銜在後之例雖用此例而私心實未敢謂神道碑結銜在前墓表決在後也其題額則曰　賜葬王君墓表亦古別製四字之例此但因時起義取便於事於古於今實

無援據質之高明未審以爲何如

與袁隨園先生書

十年前芑孫以召試至白門擕故彭君尺木一書拜訪園居會從者方遊粵東悵然而返其年冬入京師流連輦下不覺十有三年昨歲將婦子由水路南還迫限期匆遽到官雖想見先生之風流如日常對面而一官拘縶無繇得掉扁舟以拜於牀下廹杖屨至吳門則芑孫適在官所不及見然芑孫自少小讀先生之書若立乎其側而聆其謦欬數年來先生又輒從數千里外問訊不肖之姓名而有意乎其人矣則凡所謂相證而相知亦不在乎見與不見也芑孫在京師常苦日力不給旁

無鈔手以故先生累索所著終無一寄又自念惰學寡聞凡所謂駢枝附葉散落人間者所在都有度必爲先生所已見求其實有獲焉而文足以宣其心之精微者要亦無有無可以見於先生故逡巡不出然亦終不敢掩當别爲就正茲有請於先生者亡弟翼孫之死例邀賜葬雖不得屍卜以明年正月瘞其衣冠銘幽之文求諸當代惟先生爲宜作芑孫既不敢自銘兄弟其事其人鬱勃奮動妄意欲得如韓書張中丞柳書段太尉者而求之海內操筆數公雖各自有長而芑孫心所欲得先生之文也且相去數百里地近又先生強健文亦可

以時得謹具行狀事實叩首封書致之執事唯先生哀
而許之幸甚

附答書

袁枚拜復鐵夫先生足下枚伏處空山將五十載雖
不與聞外事而於海內文章之士嘗加訪求耳足下
之名已十餘年矣每以不得一見爲衰年恨事昨接
手書知曾見訪隨園因老人作嶺南之遊故不相値
去歲奚門又復相左可見人生一見之緣亦有分定
未知何日方了此願悵何如之委諭令弟墓誌老人
生平好作古文而於潛德幽光尤欲表揚嘗行訪察
今承尊命豈敢以不文辭但今年正月十六即患河
魚之疾爲庸醫所誤驟用參苓以致迷悶猖獗後用
消導之法又重用大黃檳榔氣血大虧精神委頓迄
今十閱月矣九死一生不得已扶病渡江就名醫王
於聖醫治其人又遠在清江現在息勞養性靜以待
之軀壳雖存神明已散足下來書但知當日壯役之
隨園而不知此時即朽之隨園也妙在暮景頹光與
令弟相見不遠或到九原與忠魂交好亦未可知先

此肅覆順問起居來書勁折有韓非之神已命兒輩
抄入同人集中矣不宣

再與隨園

前月得揚州所發書具審杖履以就醫渡江久卧邗上然先生以八十以上之人遽用大黄檳榔峻伐諸藥而又救之以蔘苓此必誤用牛醫故不覺大騁其技雜投無忌而先生亦一皆消入腹中不見甚劇風霜戰空松柏彌茂自非得天之厚不能及此以是卜先生精神之強固而齒益未有艾也芑孫聞之不以爲憂轉竊甚喜承許作亡弟墓銘何幸如之亡者長已矣賊能解其支體於百年同盡之身而不能奪其豪毛於千秋如在之筆惟先生是賴靈雲鬼雨必且飛集肇端今特遣探問

從者已脫藁乎未脫藁乎如遂寫付快荷實甚芑孫官中無一事而筆墨牽掣未有了時山谷所謂匆匆辦目前前書欲别寫詩文一冊奉寄亦終未克令檢篋中有去歲舟中所書舊作並內子書扇二柄納之凡前伏唯養痾之餘可以一笑或冬寒嘉健瀏覽所及并爲論正而辱教之尤幸

與曾賓谷運使書

道經邗上伏蒙大雅捐去等威之阻欵然眷接凡所以撫存飲食煦嫗之甚厚輕舟旅瑣得以衣被光華感荷何可言者迫冬到官謹依卑吏事上官之體作稟陳謝辭不宣心今春攜婦子來華亭未獲時修牋記獨其懷仰之私則無日不勤有渡江來者稱述題襟盛事並知公不忘菲賤時時存齒對客揄揚惟古之君子闡盛德之聲光於不有倚富貴於几杖之外而下無能然後有是竊伏下風欽嚮何極卽日秋風薦爽伏惟侍奉舄禧寢膳具宜自公之暇緝藻甄風賓僚才畯滿前必時有

佳詠以謝江山芭孫居此虀鹽自困無補公私不免復萌會試之想來年冬杪或因此獲遂叅承之幸謹泐手狀附承動定昔東坡開幕府於彭城山谷方爲教職所云略去分位許通草書者知公雅所不嫌並附將雜畫舊書二種以奉燕閒之覽不宣

又與賓谷一

月朔豈匏至承翰教勤重辱示詩文二種兼之貺好過厚芑孫沐浴嘉澤凡所需匄固已多矣今茲拓落海濱猶煩懸記雖大賢君子與人無窮之意固不可以咫尺裁量而受之者則固忸怩而不寧也詢豈匏略悉履官近況讀題襟續集中大篇若別香海詠雁及安東渡河諸作倏然有大家之風芑孫於並世諸公或雄豪或清踈雖各服其所長至於大雅閎達窅然有本廓然無涯可以牢籠一世而示之的者妄以為未有不自努力假望數十年往以期之大庾李君介夫而介夫先逝盡然

傷之今於閣下庶幾有屬非徒以當今衆流之得所歸託芘依引為一時私慶而已集中倡酬如蔣君藕船詩一眞孤露乃志士之心聲也芑孫未相識讀其詩幾為墮淚以此才而猶在江湖其又何說近刻小峴所作亡弟行狀及芑孫所自為行實附求一言賜之千秋並欲得藕船詩如公能代致尤幸小峴昨書有歸田之意然士大夫此計難成不知果否桂堂困痔然朝夕相聞海畔無友朋之樂但賴此耳吳竹虛去年以兩窗介言識之芑孫求其畫未得然其人傳人也聞近歸幸舍計當得所為之一快嚮寒伏惟侍奉曼福不戩

又與賓谷二

二月廿八日桂堂還過松江抽帆逕去遣一傔入城以閤下書至發函伸紙如接清光惟書中矜寵過當直恐將貽閤下以讜言服膺自勵勉之終身即所以報也承緘示消寒之帙遽增扶寸瓊鏦玉磬無不和鳴翠葆金支互相照耀讀之幾恨不得身出乎其間然如公與師退倡和強韻諸作異軍蒼頭突起勢不可當又自幸支離疏未曾攘臂以免於伏弢秉甲流汗及脛耳披尋近刻知幸舍朋簪狎至海內英流悉歸淵嶽一時之盛千載之緣讀章君實齋所爲後序不啻如芭孫意所欲出

當今學士大夫微闇下無與語此并聞春松來守揚州芭孫所與祝願之者亦同茲指也芭孫懸鮑海角孤另自淒獨一當家老姪同喫虀鹽居恒迷悶猶賴四方音郵不斷時復跫然雖得逃菴侍郎書一快今日得公書又一快燒燭裁報不知所云諸惟鑒察不一

答金山訓導方君書

役還得書併所付邵租羨餘其祠屋方當勘估俟興工有日續以奉聞此事弟始亦不知及知之自覺有所不可而祠屋上漏下濕木主毀敝勢有不可待者故信心而行一覩邵嘉石刻清理而實非能有異量之施其所以默然不相告者校官之爲世詬病久矣雖有賢者其行事無繇自異其心迹即無以自明弟若冒昧向金山求歸此項人不疑其專利亦必議其好名故久之不言而私爲文以入於橐中然弟生平凡事以誠若終已不言則幾于高自位置而待同官以不厚故于從者之來

出其囊以相質亦知閣下之賢必將與我同心而今果快然如所期矣要之租入雖兩處分收而祠在華亭祠祀之廢華亭廢之金山無與也祠屋之壞華亭積漸以壞之金山不能分謗也其石刻之在祠華亭校官宜見之金山校官末由得而見之也其一人以弗見而弗知其一人見之而謬爲弗知懲罰弗問此其人相去固如何矣然則前此之廢閣下固无咎而今茲之舉廼從閣下爲之倡其善固閣下之善而弟何有焉且言出於弟而閣下能信之弗恠其銀由弟處撥用而閣下能任之勿疑尤見通懷弟轉自媿前此之不肯遽言猶未免乎

自信不篤與人不忠而寧有獨爲君子之事哉事畢當別爲支以告後來輒先布區區以慰懸記

附來書

方玉垣謹啟貴役以解納金山漕項得手教并令弟武德君墓銘俱至謝謝部公祠田弟雖累收其人而未審所由誤謂松人私田挂名於學以圖久遠而不意其爲前官之遺也今先生殘碑斷碣中考其事實俎豆重新且爲文以志其所從興廢豈非盛心今以羨餘奉寄稍助修葺祠屋之費今冬屆弟輸收再當續寄以供明年祀事嗣後金山輸值之年即照此例行也古人恥獨爲君子先生其許我附名簡末否乎此復并問近履不一

再與方君

廿四日一書計已徹達弟處料估祁祠工費略見大槩今以槀卷奉覽既已爲之似不値苟簡若僅草率了事以待將來則恐弟未必能久於是弟即不去而今秋之送考來春之會試以及省中札調非時都難預定弟不在而欲望此於他人勢不可必今日之舉不幾成多事乎妄意兄能再寄若干則於事尤爲周至但吾輩生涯甕中之粟其餘有幾此境彼此相同故不敢必求姑就兄意如何審奪倘有少絀不滿之處弟自足之不以相干此事兄不見信弟斷不言兄既信之而任之又不敢

隱情弗告以蹈前書云云弟併無好名之見不過歸潔其身而已爲所當爲亦從未以語此中當事同僚中惟婁學朱公知之耳或兄意不欲誇大弟亦遵照不復分外添捐以取好名之誚或兄亦意見相同則落成之日弟爲文而閣下書之刻一石示後何如幸裁示其書役原禀未敢專擅批發取進止不一

附再復書

玉垣再拜鐵夫先生閣下得手札并大筆種種重以夫人墨跡焚香展誦快慰良甚邵祭田一事久已莫放賴先生得其原委出之荒煙蔓草之中致祭修祠將使後之人有所遵循眞先哲之大幸也此事開其端善其後一皆先生之力玉垣不過如遂之附所何足爲有無乃先生與人爲善並欲推其善以與人尤見君子之用心不同流俗但他時様筆作記務宜從

實勿蹈盧美弟之願也弟凡三次輸收今亦悉以歸
公希飭役妥辦此兩學公共之事金山處其佽華亭
處其勞媿何如矣玉垣謹復

與洪稚存書

前見叔訥為言令弟抵家驟殁詫歎久之已而得吾兄三月五日告知兄聞耗便自乞假兩漢之世以期功之喪解職奔赴者史不絕書此道世不復行如吾兄誠足以砥礪時風激揚衰薄惟同氣之傷或藉山水友朋一加散遣頃聞從者已抵吳門不難相見然芑孫原隰餘哀至今未已即相見亦何從相慰耶承為亡弟墓表鬱勃僨動莫非紀實因道遠寄遲已刻蘭泉作此文當别置祠堂其中少有點易處今寫去願依此入集俾他時傳信無所異同幸甚詞臣無建言之事久矣獨鶴一鳴

祥鸞九朵無非　國家瑞慶前從他處傳得疏稾今荷手書委悉私心欣快非徒吾黨之光也弟在此始至若不可以終日亦遂久而安之惟家門累重終無以自養活者今冬仍欲會試弟豈更求聞達亦聊藉計車出投朋舊小自紓放不然終年拘絷不得脫離一步耳此地人文牢落自蒲泉桂堂外無可言者吾兄未必能爲三泖之遊弟過毘陵何憂不相遇耶

與秦小峴書

桂堂還以閣下書並新刻俱至重之茶墨紗羅之惠築然滿目雖吾兒在遠不忘之雅不由物重而覩物懷人自有不能已者弟居此幸無事用陸士衡同閣令淸靜悉定昔日文之語屬門下生編排舊稾尚未斷手適讀來書亦有此意吾曹年歲侵尋此事最急但存稾與選詩不同選詩則專以工拙爲去存存稿則或因其事或志其人或有繫乎一身之出處去就或有稽乎當世之得失是非皆當存錄不必其詞悉工如一敘述也或此詩不工而爲數卷以前之結穴爲數卷以後之開端則

有所不可删矣一倡酬也或我詩不工而其人之詩册有所發意有相關則彼在所必存而我亦不容無見矣然此非他人所及與謀須自定其十七八而待友朋之商榷者十二三蓋辭句之利病音節之抗墜引用之淆訛繩愆糾謬理難自任而又有嫌疑極避之在乎其間剔釐近似搜索隱微非朋友不能為力吾兄平日持論謹嚴所恐求之太工删削太甚故書及此決宜秉精神强固時弟輩心交數人猶在料量刊定勿再游移至官場有何意思然不可因一時煩惱便自決去倘去官而有累即又不如在官之易了弟意與俗子之勸留者異

迪次風先生水道提綱爲當代斷然不朽之書其傳已無藉乎文今又刻其集不惟古誼可感亦使後人不留餘憾東皋先生僅見制舉文而亦行之未廣若遂刻其遺著尤爲勝事即此等恐非休官後所能辦願早圖之所索見懷詩今錄往不一

答魯賓之書

元年冬得書未報其後苦不曉賓之蹤跡所在作詩奉懷亦未爲寄芑孫不幸位下而名高性又伉直居外多所不樂以此復登計吏之車冀或脫去此官故人之在東南者憫其如此伙之求改京秩貧兒暴富老馬爲駒事皆可哂而其情則可悲矣比于吳山尊處得足下所付章秀才一書不知章秀才何繇不至華亭何以遲至適年卻付山尊臨發倥傯未之能問但擕書舟中讀之兼得近文數首一一皆深微警切具有內心想見賓之别來進境不勝喜輒加墨其間書中拳拳有取于芑孫之

爲文而推之韓柳歐曾蘇王數公在當日所以相知所錄自許一若辱收芑孫而舉而儕之乎人未易知知人不易之數語更非所敢荷然以謂文章得一二知者將遂有所表白于天下而古人之道不至乎幾熄烏虖文章之道微矣自古神聖賢人其言垂世下而至于韓柳歐曾蘇王之徒彼其卓然長在天地不隨一世爲磨滅者非獨其文章之善蓋又必有所從來自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爭治亂于天人之際通古今于旦暮之閒誠未足以明之芑孫學術甚淺年運而往正恐常負此心壘壘終已于今海內年盛志強如足下曾不數人方期

坐進此道互相砥礪勿以知之者之難而有所自沮亦
勿以知之者之猶尙有人而稍以自足日孳孳焉讀其
文而思其所以著之者得其所由著之者而後以發爲
文如是卽古人之道豈惟不熄宜將復昌然而自韓柳
歐曾蘇王以來其好爲文如芑孫與足下等者計不勝
數矣或好之而不能知或知之而不能學或學之而不
能至或幾至矣卒無以自立于天下豈學焉而志及之
者寡志及之而才克逮焉者又寡抑以去古日遠凡其
力爲君子者常多不得志于時士無恒產輒退窮于無
所據苟不自投其身于賤辱之中亦必自容其位于高

危之地天時人事所以遏折隳敗之者非一端而獲從容以盡其才伸其志者尤加寡耶區區芑孫與足下等輩誠復何人乃獨欲爲今人之所不能爲至古人之所未及至就令爲之其果有成焉否耶芑孫以是反復于足下之書不勝喜又不勝其憂且懼也所論山木梅崖姬傳三君子文字利病莫不切中足下得山木以爲之兄因私淑梅崖又接遊于姬傳既于三君子者各師其長又各欲舍其短以務彌其餘憾誠可謂皎然不欺其志是亦三君子之所願望于後來者也芑孫自量所學去三君子遠甚雖于三君子之所已能猶無一可以彷

佛焉者足下顧獨無一言以藥石之將以籧篨戚施拳曲臃腫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歟抑合志同方嘗道同術遂不免于阿私而有所蔽歟抑昌黎所謂方將誘之以至于是姑不欲盡言以翹其過庶俾奮發而無所慚惡消沮于其間也歟不然是足下處吾以不厚也所與陳碩士書語及中庸芑孫嘗欲爲中庸論未成略識其意于紙尾碩士聞亦有志于斯者且問其累欲通問而未果君家習之比復何作芑孫困甚身家事都不自了升沈得失置之度外獨此海內人材日日往來心腹閒誠不自解何故一官瀕海僻陋荒寒士大夫雅意相過

亦往往自匿而返如章秀才者不少並世中若蘭泉姬傳日益彊老姬傳雖同在江南無因緣相見蘭泉數數往還然龍鍾已甚其餘號爲有學者不出來書所云云兩年來亦頗以生平所志除求部下生徒而落落未之或遇惟小峴以志業相得距吾亦近而困于官守各自匆匆累相要約卒未繼見如足下輩吾又何能恝爾忘之哉落拓江淮阻風中酒燒燭覼縷意足下亦當就期會于京師接對匪遠不具嘉慶四年人日𧷤應舟中書

示樂儀書院諸生書

昨張生來見述院中某生挾詐某姓以某姓子小名嘉慶借端興訟張生方授書某姓并被牽累問其所控何辭則云某生原呈有擅用　國號語有司惶惑未敢輒斷夫嘉慶乃年號非　國號也此其獄可片言立判今科場條格以違章疏案屏遣　國號皆當提行莊寫年號則否　國號爲例應提行莊寫之字而中外臣僚命名如王清劉清等不一其人至于年號更無應避之條不過在今日建元之後自不必更以命名耳蓋因嘉慶字義吉祥闔某姓子原在乾隆年中取名迨建元以後

久經易去其欺詐亦未必能放此生于年號・國號猶
且混淆不別他何足論證諸往牒本初爲漢之年號而
袁紹之字曰本初景雲爲唐睿宗年號而唐有詩僧之
名曰景雲明道爲宋眞宗年號而學者之稱程子曰明
道先生正德爲明之年號而明之臣有曰彭正德又有
范正德僕行篋無書未及博徵史傳獨就胸所記憶人
人共曉者已自如此有司又何至無說以折之耶張生
在此院中老成可念其敗羣之羊不宜更留已告監院
施行昔賢所謂去其害馬者而已恐諸生未喻此指故
縷悉具白

書示樂儀諸生書後

案唐碑有故珍州榮德縣丞梁君墓志銘曰君諱師亮字永徽其人以生于永徽元年因字永徽顧氏金石文字記王氏金石萃編各有著說又宋以建中靖國紀年而范史范純仁傳載帥臣楚建中之名李西臺亦名建中宋紀年有嘉祐而王十朋之子名嘉祐余在眞州作此示諸生皆未及引今補識於此嘉慶壬申仲冬重遊雲間古倪園檢理舊稾續記

與姚姬傳先生書

苞孫憎學寡陋其少也竊聞桐城之緒言忽若心開長而誦先生之文又若身親見之其後久在京師及行四方凡並世所稱有道能文者後先接對或意外遭之而獨最所欽遲最所歆慕方將量腹匀流分其九里之潤如先生者其蹤迹差池動輒相左迄不得一望履舄進其無腆之文以受匠成于斤斧其默默悵惋之私積數十年遂至于今中間行李往來非無將書之便自念生平無知妄作所流播者已嘗就質于先生即先生所著書次第刊行亦次第求而讀之矣至于盛德之光所不

言而飲人者自非朝夕几杖之下進以觀法退以自鏡精神之所接意趣之所流類非他人所能傳亦非楮墨所可寄以此每欲發書臨發輒止前歲辱先生親書寄扇筆力超邁了不見老人衰憊之態昨次子嘉福往拜牀下兼蒙垂詢拳拳及于惡札今不揣鄙劣手寫近作二通漫塵餘覽芑孫之齒少先生二十餘歲詩文字畫顧已衰退若此蒲柳松柏受諸天者固不可同日道抑程子所謂不學便老而衰其行業之無聞而身名之不立終將自隕于泯泯之中大賢君子所宜愍惻而引翼扶掖之者先生亦何以教之乎遣肰不謹諸惟亮察

附荅書

十月二十四日姚鼐頓首奉書鐵夫先生侍史昔桓譚有云凡人忽近而貴遠以鼐之不才又于今世固所謂蔽位容貌不能動人者而先生獨盛稱之戴諸文集是其取舍遠異乎流俗之情而鼐獲不棄于賢哲有不待乎後世之子雲也豈非幸哉舉世滔滔知已寧可再遇而相去四五百里無因緣一見欲奉一書于左右而忽忽未及為昨賢子至乃承賜書先之展誦喜躍不可勝而又以自斯其疎情也冬寒惟興居萬福先生文章之美屢得大集周己讀而慕之矣今又讀碑記歎首彌覺古淡之味可愛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現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于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後人勉學覺有累積恬上有如贅冼故文家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為文家之正傳而先生貞為得其傳矣詩之與文固是一理而取逕則不同先生之詩體用宋賢而咀誦之餘別有韻味由于自得非如熙甫文佳而詩則平淺者所可比也至如尊書亦殊妙所寄冊當褒為世寶固不復奉還略論其厥

俯之意聞之以為有當否乎鼎今歲在江寧過臘歸期尚未能決昔年嘗一遊蘇州極思其風景若再獲東來一瞻容儀則大快平生矣但不知得果此緣否賢子在此且當時得通書率復不具　間近極用力于經學甚善甚善鄙著九經說三傳各一部呈教或于高明亦少有啓發否鼎又拜

第二書

仲冬三日得手復尋繹累日欣悚无量九經說舊所嘗讀今得最後定本尤見先生耄學之勤其中所得皆心得也其為辭達意而止不似他家動為不急之辨無謂之爭自是德人緒言非經師所及其三傳補注法帖釋文雖小小者亦多出前賢之外芑孫操筆入間不能不隨世俯仰以寄衣食少壯精力皆罄于京師應奉之作

中間雖未嘗一日廢書而荒經則甚矣比歲度門發疾始極意諸經又苦精衰不記此雖非科舉之業有攻記性然得後忘前影響疑似交加胸次未能溫故知新沛然融洽其間蓄芭孫之墮學其前貧累之其後病攖之以是棄官讀書之早略與先生同而得力迥異芭孫不幸有傲一世名顧獨心折于先生自量所知所能猶不足以居先生弟子之列今先生過褒其文又勖以讀經此正所願奉以為的服之無斁者自知晼晚追步未繇冀或如昔賢所稱炳燭之餘猶勝瞑行不辱先生之訓而已此間無事從者未必能來芭孫幼子嘉祿今年十

五補諸生下科將自舉之以就鄉試自可與先生相見聞先生精健殊不類八十以外人自古申公轅固伏生之徒不少天必壽先生以果斯期也手復不具

附荅書

去歲承賜書付石琢堂攜來琢堂以寄賢子于靖江今歲賢子見寄乃得讀之具審近祉忻快忻快而誦抑之懷盍使人欽佩夫學問之事天下後世之事非自亢者所能高亦非自抑者所能下然則先生之用意不亦善乎其于爾則稱許誠過爾于文事祖識門遲而才力不足盡逃其議譽之李翺皇甫湜豈不欲爲退之之文耶而才不能稱其所識翺是以更望之年少者假令更有韓歐之才出而世繇置吾于獨孤及穆脩之倫則吾心所大快矣先生以爲然乎久而春來不可耐惟珍重千萬企望來年杖履入江寧得一面談耳不具

答桐城汪均之書

累得江鐵君書具聞足下之風義而衰遲戢影人事濶疏未通款曲辱書先之伏讀悚懟彌增欽重不佞少壯服膺先士遺訓信其必可用於世又涉歷公卿間麁識國家掌故與天下士大夫議論誠斐然不自見其不可也久之無所當抑且動而得謗如來書所云以此知難而退求一官自蔽泥水中居泥不快遂并棄之而歸老於寂寞之濱今茲馬齒六十亦既無意於當時矣凡來書所憫其孤而可悲者未始非造物者之厚我以生而私之於佚也足下才地高華不日通顯顧獨拳拳於一

世所棄之田舍老公此其人文豈待接𧘂深話而後見其中藏哉方今人物渺然直自一流世故人最稱解事者壞之解事者心乎悅世之人也來書不願爲悅世之學一語便已得爲學大旨昌黎言與古人漸近卽與今人漸遠初何怪云云乎以不佞之拙劣無足比儗高迹然生平未嘗以齟齬弗諧之故稍生疑沮雖其坐困在此而其所以無悔區區亦在此也來書廉耻日亡由於衣食路塞衣食別有本原西北水利之廢近千年專仰東南輸挽馴致東南亦敝況自古國貧未有以錢財捄之者以財捄貧不啻以鹽捄渴今君子之所務皆古君

子之所嗤猶之止亂不講于吏治而講于殺賊也至於貧富相耀上下無章錦繡貂狐被之廝養山珍海錯饗以輿臺其源之久窒而其流之不節又復如此所從來非一日矣未易一二言也若乃扶樹道教張我四維祇視 朝廷意旨一旦意旨昭然上之所好如其所令鄉下之趨義甚于趨利無求而不得亦無人而不可用也一世之才各自足一世之用自古極亂之時至小之邑未有無人者今以四海之大 承平累洽休養百八十年之久中外文武具僚千百如此之衆而見謂無人非無人也用者非賢賢者不用或幸邀一試所用非其任

又或羣隊牽制用之弗盡有志者或量而後入或窮而思返非遯然自屏于幽騶之中卽相招以由房之樂所謂無人者正自有人而末之見已尔大抵今日有幹濟者出焉務在于有所去去其害衣食者而衣食自生去其寡廉鮮耻者而廉耻自出第求日損勿求日益轉移之術思過半矣承足下千里枉存不覺引發老狂爛漫盈楮餘惟若時自愛以需遠大不具

與族人書

我家素無公產當此積衰之後或遇祠墓公舉必待族衆醵錢而族中從未見有踴躍捐輸之事修祠一役越二十年口舌未已其他勿論矣芑孫自少小猷然有念族既中衰苟非置產公中將何以久輒萌私願未敢語人無奈遺業久傾一貧如洗先大父先君兩世亦立竭蹷不遑芑孫繼起操筆求食於外遭逢連蹇其官既卑其退又早此志究墮渺茫勿之能遂比歲家居族衆情形尤非昔比私竊憂之始欲削其奢願縮爲小局姑以千金萃先栩舉又無奈垂老賣文年常拮据何時得有

此千金快然脫手以是因循日復一日孟子有言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爲今之計惟有勇決爲之逐漸成之庶猶可及耳謹先就所積三百金捐入族中卽由族中酌量買田登其歲入目下章程未定且不開支犬馬之齒五十有七倘能勉力嗣此歲捐三百則六十之辰亦當積有千金矣積至千金之後田亦買就或族中別有同志踵捐相輳再議章程區區日暮途遠所自盟于心者如此但未來之事諸難懸料或不幸溘先朝露或力有不繼事詎無成則今日已捐之三百金亦更不收回常作公中之用凡事莫難于刱

舉九仞之基始于一簣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吾雖衰鈍尚有三子使其文武皆才慨然繼志異日豈患無成也哉故作是書令三子僉名其後而以告于諸父兄弟商榷裁論之以爲如何嘉慶辛未四月廿一日爲嘉祿釋菜之辰芑孫書于芳草堂